隋書/卷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牛弘 ◄

隋書
卷五十
列傳第十五　宇文慶 李禮成 元孝矩 郭榮 龐晃 李安

► 長孫覽

宇文慶

宇文慶，字神慶，河南洛陽人也。祖金殿，魏征南大將軍，仕曆五州刺史、安吉侯。父顯和，夏州刺史。慶沉深有器局，少以聰敏見知。周初，受業東觀，頗涉經史。既而謂人曰：「書足記姓名而已，安能久事筆硯，為腐儒之業！」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為亂，慶應募從征。賊據保岩谷，徑路懸絕，慶束馬而進，襲破之，以功授都督。衛王直之鎮山南也，引為左右。慶善射，有膽氣，好格猛獸，直甚壯之。稍遷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柱國府掾。及誅宇文護，慶有謀焉，進授驃騎大將軍，加開府。後從武帝攻河陰，先登攀堞，與賊短兵接戰，良久，中石乃墜，絕而後蘇。帝勞之曰：「卿之餘勇，可以賈人也。」複從武帝拔晉州。其後齊師大至，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，卒與賊相遇，為賊所窘。憲挺身而遁，慶退據汾橋，眾賊爭進，慶引弓射之，所中人馬必倒，賊乃稍卻。及破高緯，拔高壁，克并州，下信都，禽高湝，功並居最。周武帝詔曰：「慶勳庸早著，英望華遠，出內之績，簡在朕心。戎車自西，俱總行陣，東夏蕩定，實有茂功。高位縟禮，宜崇榮冊。」於是進位大將軍，封汝南郡公，邑千六百戶。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，平之，拜延州總管。俄轉甯州總管。高祖為丞相，複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。師次白帝，征還，以勞進位上大將軍。高祖與慶有舊，甚見親待，令督丞相軍事，委以心腹。尋加柱國。開皇初，拜左武衛將軍，進位上柱國。數年，出除涼州總管。歲餘，征還，不任以職。

初，上潛龍時，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，上謂慶曰：「天元實無積德，視其相貌，壽亦不長。加以法令繁苛，耽恣聲色，以吾觀之，殆將不久。又複諸侯微弱，各令就國，曾無深根固本之計。羽翮既剪，何能及遠哉！尉迴貴戚，早著聲望，國家有釁，必為亂階。然智量庸淺，子弟輕佻，貪而少惠，終致亡滅。司馬消難反覆之虜，亦非池內之物，變成俄頃，但輕薄無謀，未能為害，不過自竄江南耳。庸、蜀險隘，易生艱阻，王謙愚蠢，素無籌略，但恐為人所誤，不足為虞。」未幾，上言皆驗。及此，慶恐上遺忘，不復收用，欲見舊蒙恩顧，具錄前言為表而奏之曰：「臣聞智侔造化，二儀無以隱其靈；明同日月，萬象不能藏其狀。先天弗違，實聖人之體道；未萌見兆，諒達節之神機。伏惟陛下特挺生知，徇齊誕禦，懷五嶽其猶輕，吞八荒而不梗，蘊妙見於胸襟，運奇謨於掌握。臣以微賤，早逢天眷，不以庸下，親蒙推赤。所奉成規，纖毫弗舛，尋惟聖慮，妙出蓍龜，驗一人之慶有徵，實天子之言無戲。臣親聞親見，實榮實喜。」上省表大悅，下詔曰：「朕之與公，本來親密，懷抱委曲，無所不盡。話言歲久，尚能記憶，今覽表奏，方悟昔談。何謂此言，遂成實錄。古人之先知禍福，明可信也，朕言之驗，自是偶然。公乃不忘，彌表誠節，深感至意，嘉尚無已。」自是上每加優禮。卒於家。

子靜禮，初為太子千牛備身，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，授儀同，安德縣公，邑千五百戶，後為熊州刺史。先慶卒。

子協，曆武賁郎將、右翊衛將軍，宇文化及之亂遇害。

協弟晶，字婆羅門，大業之世，少養宮中。後為千牛左右，煬帝甚親昵之。每有遊宴，晶必侍從，至於出入臥內，伺察六宮，往來不限門禁，其恩幸如此。時人號曰宇文三郎。晶與宮人淫亂，至於妃嬪公主，亦有醜聲。蕭後言於帝，晶聞而懼，數日不敢見。其兄協因奏曰：「晶今已壯，不可在宮掖。」帝曰：「晶安在？」協曰：「在朝堂。」帝不之罪，因召入，待之如初。宇文化及弒逆之際，晶時在玄覽門，覺變，將入奏，為門司所遏，不得時進。會日暝，宮門閉，退還所守。俄而難作，晶與五十人赴之，為亂兵所害。

李禮成

李禮成，字孝諧，隴西狄道人也。涼王暠之六世孫。祖延寶，魏司徒。父彧，侍中。禮成年七歲，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顯隨魏武帝入關。顯母每謂所親曰：「此兒平生未嘗回顧，當為重器耳。」及長，沉深有行檢，不妄通賓客。魏大統中，釋褐著作郎，遷

太子洗馬、員外散騎常侍。周受禪，拜平東將軍、散騎常侍。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，被服多為軍容。禮成雖善騎射，而從容儒服，不失素望。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賜爵修陽縣侯，拜遷州刺史。時朝廷有所徵發，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，擾必為亂，上表固諫。周武帝從之。伐齊之役，從帝圍晉陽，禮成以兵擊南門，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，禮成力戰，擊退之。加開府，進封冠軍縣公，拜北徐州刺史。未幾，征為民部中大夫。

禮成妻竇氏早沒，知高祖有非常之表，遂聘高祖妹為繼室，情契甚歡。及高祖為丞相，進位上大將軍，遷司武上大夫，委以心膂。及受禪，拜陝州刺史，進封絳郡公，賞賜優洽。尋征為左衛將軍，遷右武衛大將軍。歲餘，出拜襄州總管，稱有惠政。後數載，複為左衛大將軍。時突厥屢為寇患，緣邊要害，多委重臣，由是拜甯州刺史。歲餘，以疾征還京師，終於家。其子世師，官至度支侍郎。

元孝矩

元孝矩，河南洛陽人也。祖修義，父子均，並為魏尚書僕射。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，拜南豐州刺史。時見周太祖專政，將危元氏，孝矩每慨然有興複社稷之志，陰謂昆季曰：「昔漢氏有諸呂之變，硃虛、東牟，卒安劉氏。今宇文之心，路人所見，顛而不扶，焉用宗子？盍將圖之？」為兄則所遏，孝矩乃止。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為妻，情好甚密。及閔帝受禪，護總百揆，孝矩之寵益隆。及護誅，坐徙蜀。數戰，征還京師，拜益州總管司馬，轉司憲大夫。

高祖重其門地，娶其女為房陵王妃。及高祖為丞相，拜少冢宰，進位柱國，賜爵洵陽郡公。時房陵王鎮洛陽，及上受禪，立為皇太子，令孝矩代鎮。既而立其女為皇太子妃，親禮彌厚。俄拜壽州總管，賜孝矩璽書曰：「揚、越氛昆，侵軼邊鄙，爭桑興役，不識大猷。以公志存遠略，今故鎮邊服，懷柔以禮，稱朕意焉。」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，複以孝矩領行軍總管，屯兵于江上。後數載，自以年老，筋力漸衰，不堪軍旅，上表乞骸骨。轉涇州刺史，高祖下書曰：「知執謙捴，請歸初服。恭膺寶命，實賴元功，方欲委裘，寄以分陝，何容便請高蹈，獨為君子者乎！若以邊境務煩，即宜徙節涇郡，養德臥治也。」在州歲餘，卒官，年五十九。謚曰簡。子無竭嗣。

孝矩兄子文郁，見《誠節傳》。孝矩次弟雅，字孝方，有文武幹用。開皇中，曆左領左右將軍、集沁二州刺史，封順陽郡公。季弟褒，最知名。

弟 褒

褒字孝整，便弓馬，少有成人之量。年十歲而孤，為諸兄所鞠養。性友悌，善事諸兄。諸兄議欲別居，褒泣諫不得，家素富，多金寶，褒無所受，脫身而出，為州裡所稱。及長，寬仁大度，涉獵書史。仕周，官至開府、北平縣公、趙州刺史。及高祖為丞相，從韋孝寬擊尉迥，以功超拜柱國，進封河間郡公，邑二千戶。開皇二年，拜安州總管。歲餘，徙原州總管。有商人為賊所劫，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，褒察其色冤而辭正，遂舍之。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，上遣使窮治之。使者簿責褒曰：「何故利金而舍盜也？」褒便即引咎，初無異詞。使者與褒俱詣京師，遂坐免官。其盜尋發於他所，上謂褒曰：「公朝廷舊人，位望隆重，受金舍盜非善事，何至自誣也？」對曰：「臣受委一州，不能息盜賊，臣之罪一也。州民為人所謗，不付法司，懸即放免，臣之罪二也。牽率愚誠，無顧形跡，不恃文書約束，至令為物所疑，臣之罪三也。臣有三罪，何所逃責？臣又不言受賂，使者複將有所窮究，然則縲紲橫及良善，重臣之罪，是以自誣。」上歎異之，稱為長者。十四年，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。遼東之役，複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。仁壽初，嘉州夷、獠為寇，褒率步騎二萬擊平之。煬帝即位，拜齊州刺史，尋改為齊郡太守，吏民安之。及興遼東之役，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，有西曹掾當行，詐疾，褒詰之，掾理屈，褒杖之，掾遂大言曰：「我將詣行在所，欲有所告。」褒大怒，因杖百餘，數日而死，坐是免官。卒于家，時年七十三。

郭榮

郭榮，字長榮，自雲太原人也。父徽，魏大統末為同州司馬。時武元皇帝為刺史，由是與高祖有舊。徽後官至洵州刺史、安城縣公。及高祖受禪，拜太僕卿，數年，卒官。榮容貌魁岸，外疏內密，與其交者多愛之。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。護察榮謹厚，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。時齊寇屢侵，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。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，榮以為二城孤迥，勢不相救，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，以相控攝，護從之。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、汾州二城，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。護作浮橋，出兵渡河，與孝先戰。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，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。以功授大都督。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，使榮綏集之。榮于上郡、延安築周昌、弘信、廣安、招遠、咸寧等五城，以遏其要路，稽胡由是不能為寇。武帝親總萬機，拜宣納中士。後從帝平齊，以戰功，賜馬二十匹，綿絹六百段，封平陽縣男，遷司水大夫。

榮少與高祖親狎，情契極歡，嘗與高祖夜坐月下，因從容謂榮曰：「吾仰觀玄象，俯察人事，周曆已盡，我其代之。」榮深自結納。宣帝崩，高祖總百揆，召榮，撫其背而笑曰：「吾言驗未？」即拜相府樂曹參軍。俄以本官複領蕃部大夫。高祖受禪，引為內史舍人，以龍潛之舊，進爵蒲城郡公，加位上儀同。累遷通州刺史。仁壽初，西南夷、獠多叛，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，率兵討之。歲餘悉平，賜奴婢三百餘口。

煬帝即位，入為武候驃騎將軍，以嚴正聞。後數歲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，夷陵諸郡，民夷多應者，詔榮擊平之。遷左候衛將軍。從帝西征吐谷渾，拜銀青光祿大夫。遼東之役，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。明年，帝複事遼東，榮以為中國疲敝，萬乘不宜屢動，乃言於帝曰：「戎狄失禮，臣下之事。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，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？」帝不納。複從軍攻遼東城，榮親蒙矢石，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。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，知榮如是，帝大悅，每勞勉之。九年，帝至東都，謂榮曰：「公年德漸高，不宜久涉行陣，當與公一郡，任所選也。」榮不願違離，頓首陳讓，辭情哀苦，有感帝心，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軍。後數日，帝謂百僚曰：「誠心純至如郭榮者，固無比矣。」其見信如此。楊玄感之亂，帝令馳守太原。明年，複從帝至柳城，遇疾，帝令存問動靜，中使相望。卒于懷遠鎮，時年六十八。帝為之廢朝，贈兵部尚書，謚曰恭，贈物千段。有子福善。

龐晃

龐晃，字元顯，榆林人也。父虯，周驃騎大將軍。晃少以良家子，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。周太祖既有關中，署晃大都督，領親信兵，常置左右。晃因徙居關中。後遷驃騎將軍，襲爵比陽侯。衛王直出鎮襄州，晃以本官從。尋與長湖西元定擊江南，孤軍深入，遂沒於陣。數年，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俊齎絹八百匹贖焉，乃得歸朝。拜上儀同，賜彩二百段，複事衛王。

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，路經襄陽，衛王令晃詣高祖。晃知高祖非常人，深自結納。及高祖去官歸京師，晃迎見高祖于襄邑。高祖甚歡，晃因白高祖曰：「公相貌非常，名在圖籙。九五之日，幸願不忘。」高祖笑曰：「何妄言也！」頃之，有一雄雉鳴于庭，高祖命晃射之，曰：「中則有賞。然富貴之日，持以為驗。」晃既射而中，高祖撫掌大笑曰：「此是天意，公能感之而中也。」因以二婢賜之，情契甚密。武帝時，晃為常山太守，高祖為定州總管，屢相往來。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，將行，意甚不悅。晃因白高祖曰：「燕、代精兵之處，今若動眾，天下不足圖也。」高祖握晃手曰：「時未可也。」晃亦

轉為車騎將軍。及高祖為揚州總管，奏晃同行。既而高祖為丞相，進晃位開府，命督左右，甚見親待。及踐阼，謂晃曰：「射雉之符，今日驗不？」晃再拜曰：「陛下應天順民，君臨宇內，猶憶曩時之言，不勝慶躍。」上笑曰：「公之此言，何得忘也！」尋加上開府，拜右衛將軍，進爵為公，邑千五百戶。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，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。別路出賀蘭山，擊賊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

晃性剛悍，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，勢傾朝廷，晃每陵侮之。嘗於軍中臥，見雄不起，雄甚銜之。複與高熲有隙，二人屢譖晃。由是宿衛十餘年，官不得進。出為懷州刺史，數歲，遷原州總管。仁壽中卒官，年七十二。高祖為之廢朝，贈物三百段，米三百石，謚曰敬。子長壽，頗知名，官至驃騎將軍。

李安

李安，字玄德，隴西狄道人也。父蔚，仕周為朔燕恆三州刺史、襄武縣公。安美姿儀，善騎射。周天和中，釋褐右侍上士，襲爵襄武公。俄授儀同、少師右上士。高祖作相，引之左右，遷職方中大夫。複拜安弟恕為儀同。安叔父梁州刺史璋，時在京師，與周趙王謀害高祖，誘恕為內應。恕謂安曰：「寢之則不忠，言之則不義，失忠與義，何以立身？」安曰：「丞相父也，其可背乎？」遂陰白之。及趙王等伏誅，將加官賞，安頓首而言曰：「兄弟無汗馬之勞，過蒙獎擢，合門竭節，無以酬謝。不意叔父無狀，為凶黨之所蠱惑，覆宗絕嗣，其甘若薺。蒙全首領，為幸實多，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？」於是俯伏流涕，悲不自勝。高祖為之改容曰：「我為汝特存璋子。」乃命有司罪止璋身，高祖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。尋授安開府，進封趙郡公，恕上儀同、黃台縣男。

高祖即位，授安內史侍郎，轉尚書左丞、黃門侍郎。平陳之役，以為楊素司馬，仍領行軍總管，率蜀兵順流東下。時陳人屯白沙，安謂諸將曰：「水戰非北人所長。今陳人依險泊船，必輕我而無備。以夜襲之，賊可破也。」諸將以為然。安率眾先鋒，大破陳師。高祖嘉之，詔書勞曰：「陳賊之意，自言水戰為長，險隘之間，彌謂官軍所憚。開府親將所部，夜動舟師，摧破賊徒，生擒虜眾，益官軍之氣，破賊人之膽，副朕所委，聞以欣然。」進位上大將軍，除郢州刺史。數日，轉鄧州刺史。安請為內職，高祖重違其意，除左領左右將軍。俄遷右領軍大將軍，複拜恕開府儀同三司、備身將軍。兄弟俱典禁衛，恩信甚重。八年，突厥犯塞，以安為行軍總管，從楊素擊之。安別出長川，會虜渡河，與戰破之。仁壽元年，出安為甯州刺史，恕為衛州刺史。安子瓊，恕子瑋，始自繈褓，乳養宮中，至是年八九歲，始命歸家。其見親顧如是。

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，因潛安兄弟滅親奉國，乃下詔曰：「先王立教，以義斷恩，割親愛之情，盡事君之道，用能弘獎大節，體此至公。往者周曆既窮，天命將及，朕登庸惟始，王業初基，承此澆季，實繁奸宄。上大將軍、甯州刺史、趙郡公李安，其叔璋潛結藩枝，扇惑猶子，包藏不逞，禍機將發。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、衛州刺史、黃台縣男恕，深知逆順，披露丹心，凶謀既彰，罪人斯得。朕每念誠節，嘉之無已，懋庸冊賞，宜不逾時。但以事涉其親，猶有疑惑，欲使安等名教之方，自處有地，朕常為思審，遂致淹年。今更詳按聖典，求諸往事，父子天性，誠孝猶不並立，況複叔侄恩輕，情禮本有差降，忘私奉國，深得正理，宜錄舊勳，重弘賞命。」於是拜安、恕俱為柱國，賜縑各五千匹，馬百匹，羊千口。複以恕為備身將軍，進封順陽郡公。安謂親族曰：「雖家門獲全，而叔父遭禍，今奉此詔，悲愧交懷。」因歔欷悲感，不能自勝。先患水病，於是疾甚而卒，時年五十三。謚曰懷。子瓊嗣。少子孝恭，最有名。恕後坐事除名，配防嶺南，道病卒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宇文慶等，龍潛惟舊，疇昔親姻，或素盡平生之言，或早有腹心之托。沾雲雨之餘潤，照日月之末光，騁步天衢，與時升降。高位厚秩，貽厥後昆，優矣！晶幼養宮中，未聞教義，煬帝愛之不以禮，其能不及於此乎？安、恕之于高祖，未有君臣之分，陷其骨肉，使就誅夷，大義滅親，所聞異於此矣。雖有悲悼，何損於侃。